

通鑑總事本末卷之二十九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光武中興

王莽地皇三年 初長沙定王發生春陵節侯買買

生戴侯熊渠熊渠生考侯仁仁以南方卑濕徙封南

陽之白水鄉與宗族往家焉仁卒子敞嗣值莽篡位

國除節侯少子外爲鬱林太守外生鉅鹿都尉

南頓令欽欽娶湖陽樊重女生三男續仲秀兄弟

劉縯常懷復
漢之慮

○孤○養○於○叔○父○良○續○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自○莽○篡○漢○
○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
○結○天○下○雄○俊○秀○隆○準○日○角○性○勤○稼○穡○續○常○非○笑○之○比○
○於○高○祖○兄○仲○秀○姊○元○爲○新○野○鄧○晨○妻○秀○嘗○與○晨○俱○過○
○穰○人○蔡○少○公○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爲○天○子○或○曰○
○是○國○師○公○劉○秀○乎○秀○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皆○大○
○笑○晨○心○獨○喜○宛○人○李○守○好○星○歷○讖○記○爲○莽○宗○卿○師○嘗○
○謂○其○子○通○曰○劉○氏○當○興○李○氏○爲○輔○及○新○市○平○林○兵○起○
○南○陽○騷○動○通○從○弟○軼○謂○通○曰○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

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與謀大事通
笑曰吾意也會秀賣穀於宛通遣軼往迎秀與相見
因具言讖文事與相約結定謀議通欲以立秋材官
都試騎士自劾前隊大夫甄阜及屬正梁丘賜因以
號令大衆使軼與秀歸春陵舉兵以相應於是續召
諸豪桀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
革並起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
衆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於諸縣起兵續自發春陵
子弟諸家子弟恐懼皆亡匿曰伯升殺我及見秀絳

城大寇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乃稍自安。凡得子
第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秀時年二十
八。李通未發。事覺。亡走。父守及家屬坐死者六十四
人。續使族人嘉招說新市平林兵。與其帥王鳳陳牧
西擊長聚。進屠唐子鄉。又殺湖陽尉。軍中分財物不
均。衆恚恨。欲反攻。諸劉秀斂宗人所得物。悉以與之。
衆乃悅。進拔棘陽。李軼鄧晨皆將賓客來會。十一
月。劉續欲進攻宛。至小長安聚。與甄阜梁丘賜戰。時
天密霧。漢軍大敗。秀單馬走。遇女弟伯姬。與其騎而

稱前行復見姊元。趣令上馬。元以手揮曰。行矣。不能相救。無爲兩沒也。會追兵至。元及三女皆死。續弟仲及宗從死者數十人。續復收會兵衆。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引精兵十萬南度潢淠。臨泚水。阻兩川間爲營。絕後橋。示無還心。新市平林見漢兵數敗。阜賜軍大至。各欲解去。續甚慮之。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續卽與秀及李通俱造其壁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衆推王常。續見常說以合從之。帝天悟曰。王莽殘虐。百姓思漢。今劉氏復興。卽真

也。誠思出身爲用，輔成大功。續曰：如事成，豈敢獨
饗之哉？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還，具爲餘將成丹、張
邛言之。丹、邛負其衆曰：大丈夫旣起，當各自爲主，何
故受人制乎？常乃徐曉說其將帥曰：王莽苛酷，積失
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
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舉
大事必當下順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負彊恃
勇，觸情恣欲，雖得天下，必復失之。以秦項之執，尚至
夷覆。况今布衣相聚草澤，以此行之，滅亡之道也。

以大義

而下

與漢

新市平

行合

南陽諸劉舉宗起兵。觀其來議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天所以祐吾屬也。下江諸將，雖屈彊少識，然素敬常，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於不義。即引兵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部齊心同力，銳氣益壯。續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分爲六部。十二月晦，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

淮陽王更始元年春正月甲子朔，漢兵與下江兵共攻甄阜、梁丘賜，斬之，殺士卒二萬餘人。王莽納言將

漢兵異於青
赤賊衆

新市平林將
帥樂放縱故
令劉縯而立

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引兵欲據宛。劉縯與戰於清陽下，大破之。遂圍宛。先是青徐賊衆雖數十萬人，訖無文書號令，旌旗部曲。及漢兵起，皆稱將軍，攻城略地。移書稱說，莽聞之，始懼。舂陵戴侯曾孫玄在平陵兵中，號更始將軍。時漢兵已十餘萬，諸將議以兵多而無所統一，欲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桀及王常等皆欲立劉縯，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縯威明，貪玄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召縯示其議。縯曰：「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甚厚。然今赤眉起，青徐衆數十

頡言玄宜且稱王

萬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春陵去宛三百里耳遽自尊立爲天下準的使後人得承吾敝非計之善者也不如且稱王以號令王勢亦足以斬諸將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必不奪吾爵位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諸將多曰善張卬拔劍擊地曰疑事無功今日之議不得有二衆皆從之因二月辛巳朔設壇塲於涪水上沙中玄卽皇帝位南面立朝群臣羞愧流汗舉手

劉玄卽帝位
流汗不能言

不能言於是天赦改元以族父良爲國三老王匡爲
定國上公王鳳爲成國上公朱鮪爲大司馬劉續爲
大司徒陳牧爲大司空餘皆九卿將軍由是豪桀失
望多不服三月王鳳與太常偏將軍劉秀等徇昆
陽定陵鄴皆下之立王莽聞嚴尤陳茂敗乃遣司空
王邑馳傳與司徒王尋發兵平定山東徵諸明兵法
六十三家以備軍吏以長人巨毋霸爲壘尉又驅諸
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邑至洛陽州郡各選
精兵牧守自將定會者四十二萬人號百萬餘在道

劉秀止諸將
散歸

者旌旗輜重千里不絕夏五月尋邑南出潁川與嚴
尤陳茂合諸將見尋邑兵盛皆反走入昆陽惶怖憂
念妻孥欲散歸諸城劉秀曰今兵穀旣少而外寇彊
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執無俱全且宛城
未拔不能相救昆陽卽拔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
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怒曰
劉將軍何敢如是秀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
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素輕秀及迫急乃
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秀復爲圖畫成敗諸將皆

劉秀與李軼
等十三騎於
城外收兵

嚴尤兩進說
而王邑不聽

曰諾。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秀使王鳳與廷尉大將軍王常守昆陽。夜與武威將軍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兵到城下者且十萬。秀等幾不得出。尋邑縱兵圍昆陽。嚴尤說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大兵，彼必犇走，宛敗，昆陽自服。」邑曰：「吾昔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讓。今將百萬之衆，遇城而不能下，非所以示威也。當先屠此城，蹀血而進，前歌後舞，顧不快邪？」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鈺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爲地道，衝輜撞城，積弩亂發。

劉續請封岑彭

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白以功在漏刻，不以軍事爲憂。嚴尤曰：兵法圍城爲之闕，宜使得逸出，以怖宛下。邑又不聽。棘陽守長岑

彭與前隊貳嚴說共守宛城。漢兵攻之數月，城中人相食，乃舉城降。更始入都之，諸將欲殺彭。劉續曰：彭郡之大吏，執心堅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更始乃封彭爲歸德侯。劉秀至鄗，定陵悉發諸營兵，諸將貪惜財物，欲分兵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爲所敗，首領無餘，何財

劉秀不惜財
共

昆陽之戰劉
秀獨前遂殺
王尋走王邑
嚴尤陳茂而
關中震恐天
下響應

物之有乃悉發之。六月己卯朔，秀與諸營俱進，自將步騎千餘爲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犇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陳，敕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尋邑陳亂，漢兵乘銳崩之，遂

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
兵大潰走者相騰踐伏尸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
飛雨下如注澧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赴水溺死
者以萬數水爲不流王邑巖尤陳茂輕騎乘死人度
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不可勝筭舉之連月不盡
或燔燒其餘士卒犇走各還其郡王邑獨與所將長
安勇敢數千人還洛陽關中聞之震恐於是海內豪
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
詔命旬月之間徧於天下劉秀復徇潁川攻父城

不下屯兵巾車鄉潁川郡掾馮異監五縣爲漢兵所獲異曰異有老母在父城願歸據五城以效功報德秀許之異歸謂父城長苗萌曰諸將多暴橫獨劉將軍所到不虜略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遂與萌率五縣以降新市平林諸將以劉續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除之秀謂續曰事欲不善續笑曰常如是耳更始大會諸將取續寶劍視之繡衣御史申徒建隨獻玉玦更始不敢發續舅樊宏謂續曰建得無有

劉秀樊宏言
更始當備而
續不從

劉秀言李軾
不可信而續

范增之意乎續不應軾初與續兄弟善後更諂事

又不從

李軾朱鮪勸
更始殺劉續

為節絕謝眾
止而常而更

終慙

新貴委戒續曰此人不可復信續不從續部將劉稭
勇冠三軍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
弟也今更始何為者邪更始以稭為抗威將軍稭不
肯拜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數千人先收稭將誅之續
固爭李軾朱鮪因勸更始并執續即日殺之以族兄
光祿勲賜為大司徒秀聞之自父城馳詣宛謝司徒
官屬迎弔秀秀不與交私語惟深引過而已未嘗自
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為續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
始以是慙拜秀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更始遣

王匡斬莽太師王匡哀藋

三輔吏士見司隸僚屬狀

王匡攻洛陽，申屠建、李松、攻武關、京兆諸縣，及城中

共起兵殺王莽。

事見王莽篡漢

王匡拔洛陽，生縛莽太師王

匡、哀章，皆斬之。

更始將都洛陽，以劉秀行司隸校

尉，使前整修官府，秀乃置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

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

服，婦人衣，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

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

皆屬心焉。更始北都洛陽，分遣使者徇郡國，曰：「先降

者復爵位，使者至上谷，上谷太守扶風耿况迎，上曰：

勅兵令

况

以余更

之信

賜深勸更
文叔詢

殺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功曹寇恂勒兵入見使者，請之。使者不與，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脅之邪？」恂曰：「非敢脅使君，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初定，使君建節銜命，郡國莫不延頸傾耳。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信，將復何以號令他郡乎？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况。况至，恂進取印綬帶况，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况受而歸。更始欲令親近大將徇河北，大司徒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朱鮪等以爲不可，更始狐疑，賜深勸之。更始乃以劉秀行大司馬事，持節

欲再杖策追
秀請延攬英
雄務懷民心

北度河。鎮慰州郡。以大司徒賜爲丞相。令先入關。修宗廟宮室。大司馬秀至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民喜悅。爭持牛酒迎勞。秀皆不受。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秀曰。卽如是何欲爲。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秀笑。因留宿。問語。禹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旣是常才。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屢起志。

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歷觀往古聖人之典。二科而已。天時與人事也。今以天時觀之。更始既立。而災變方興。以人事觀之。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分崩離析。形執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也。況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爲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爲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令禹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

馮異請分遣
官屬布澤郡

燕

禹皆當其才。秀自兄續之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
席有涕泣處。主簿馮異獨叩頭寬譬，秀止之曰：「卿勿
妄言，異因進說曰：『更始亂政，百姓無所依戴。夫人久
飢渴，易爲充飽。今公專命方面，宜分遣官屬徇行郡
縣，宣布惠澤。』秀納之。騎都尉宋子耿純謁秀於邯鄲，
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它將同，遂自結納。王莽
時，長安中有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邯鄲卜者
王郎緣是詐稱真子輿，立爲天子，移檄州郡。趙國以
北遼東以西，皆望風響應。

三年春正月，太司馬秀以主郎新盛，乃北徇薊。申屠建、李松自長安迎更始，遷都。二月，更始發洛陽，初三輔豪桀假號誅莽者，人人皆望封侯。申屠建既斬王憲，又揚言三輔兒大黠，共殺其主，吏民惶恐，屬縣屯聚，建等不能下。更始至長安，乃下詔大赦，非王莽子，他皆除其罪。於是三輔悉平。平時長安唯未央宮被焚，其餘宮室、供帳、倉庫、官府皆案堵如故。市里不改於舊，更始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忤，俛首刮席，不敢視。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

幾何左右侍官皆宮省久吏驚愕相視李松與棘陽
趙萌說更始宜悉王諸功臣朱鮪爭之以爲高祖約
非劉氏不王更始乃先封諸宗室社爲定陶王慶爲
燕王歙爲元氏王嘉爲漢中王賜爲宛王信爲汝陰
王然後立王匡爲泚陽王王鳳爲宜城王朱鮪爲膠
東王王常爲鄧王申屠建爲平氏王陳牧爲陰平王
衛尉大將軍張卬爲淮陽王執金吾大將軍廖湛爲
穰王尚書胡殷爲隨王柱天大將軍李通爲西平王
五威中郎將李軼爲舞陰王水衡大將軍成丹爲襄

更始委政趙
萌日夜飲讌

邑王驃騎大將軍宗佻爲潁陰王尹尊爲郾王唯朱
鮪辭不受乃以鮪爲左大司馬宛王賜爲前大司馬
使與李軼等鎮撫關東又使李通鎮荊州王常行南
陽太守事以李松爲丞相趙萌爲右大司馬共秉內
任更始納趙萌女爲夫人故委政於萌日夜飲讌後
庭群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
帷內與語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
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邪起抵破書案趙
萌專權生殺自恣郎吏有說萌放縱者更始怒拔劍

李淑諫濫授
官爵更始四

之

擊之自是無敢復言。以至群小膳夫皆濫授官爵。長
安爲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
關內侯，軍師將軍李淑。上書諫曰：陛下定業，雖因下
江平林之執，斯蓋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旣安，唯名與
器，聖人所重。今加非其人，望其裨益萬分，猶緣木求
魚，升山采珠。海內望此，有以窺度漢祚。更始怒，囚之。
諸將在外者，皆專行誅賞，各置牧守，州郡交錯，不知
所從。由是關中離心，四海怨叛。耿況遣其子弁來
奏詣長安，弁時年二十一。至宋子會，王郎起，弁

史倉衛包降
耿弇自
謁大司馬
秀

吏孫倉衛包曰。劉子輿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
之。弇接劔曰。子輿弊賊。卒爲降虜耳。我王長安。與國
家陳漁陽。上谷兵馬。歸發突騎。以犇烏合之衆。如摧
枯折腐耳。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倉包遂亡
降。王郎弇聞大司馬秀在盧奴。乃馳北上謁。秀留署
長史。與俱北。至薊。王郎移檄購秀十萬戶。秀令功曹
令史潁川王霸至市中。募人擊王郎。市人皆大笑。舉
手邪揄之。霸慚據而反。秀將南歸。耿弇曰。今兵從南
方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上谷太守。

耿弇請發應
陽上谷兵擊

上即適倉黃

議未定大

司馬遂趣駕

出幾不測

即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秀官屬腹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秀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故廣陽王子接起兵薊中以應郎城內擾亂言邯鄲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迎於是秀趣駕而出至南城門門已閉攻之得出遂晨夜南馳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蕪葭亭時天寒烈馮異上豆粥至饒陽官屬皆乏食秀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飢爭奪之傳吏疑其僞乃椎鼓數十通給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失色

引信都皆天
意
引信都皆天
意
引信都皆天
意

秀升車欲馳。既而懼不免。徐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晨夜兼行。蒙犯霜雪。面皆破裂。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眾。欲且前阻水還。卽詭曰。冰堅可度。官屬皆喜。秀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王霸護度。未畢。數騎而冰解。至南宮。遇大風雨。秀引車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秀對竈燎衣。馮異復進麥飯。進至下博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

邳彤止大司

西還長安

奮信都

戎之兵以討

王郎

旁指曰。努力。信都郡爲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秀卽馳赴之。是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南陽任光。和戎太守信都邳彤。不肯從。光自以孤城獨守。恐不能全。聞秀至。大喜。吏民皆稱萬歲。邳彤亦自和戎來。會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邳彤曰。吏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響應。三輔清宮除道以迎之。今十者王郎假名。因執驅集烏合之衆。遂振燕趙之地。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

司馬從任
先等計兵乃

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
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
西則邯鄲勢成民不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
其離散亡逃可必也秀乃止秀以二郡兵弱欲入城
頭子路刁子都軍中任光以爲不可乃發傍縣得精
兵四千人拜任光爲左大將軍信都都尉李忠爲右
大將軍邳彤爲後大將軍和戎太守如故信都令萬
修爲偏將軍皆封列侯留南陽宗廣領信都太守事
使任光李忠萬修將兵以從邳彤將兵居前任光乃

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刁子都兵百
萬衆從東方來擊諸反虜遣騎馳至鉅鹿界中吏民
得檄傳相告語秀投暮入堂陽界多張騎火彌滿澤
中堂陽卽降又擊貫縣降之城頭子路者東平爰魯
也寇掠河濟間有衆二十餘萬刁子都有衆六七萬
故秀欲依之昌城人劉植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迎秀
秀以植爲驍騎將軍耿純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
病者皆載木自隨迎秀於育拜純爲前將軍進攻下
曲陽降之衆稍合至數萬人復北擊中山耿純恐宗

劉植說降真
定王楊

家懷異心。乃使從弟訢宿歸燒廬舍。以絕其反顧之望。秀進拔盧奴。所過發犇命兵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時真定王楊起兵附王郎。衆十餘萬。秀遣劉植說楊。楊乃降。秀已留真定。納楊甥郭氏爲夫人。以結之。進擊元氏。防子皆下之。至鄗。擊斬王郎將李暉。至柏人。復破郎將李育。育還保城。攻之不下。南鄭人延岑起兵據漢中。漢中王嘉擊降之。有衆數十萬。校尉南陽賈復見更始政亂。乃說嘉曰。今天下未定。而夫王安守所保。所保得無不可保乎。嘉曰。

漢中王嘉薦
賈復陳俊於
大司馬

祭遵格殺舍
中兒大司馬
從陳副言貫
之

鄧禹言王者
之興以德

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在河北，必能相用，乃爲書薦復及長史南陽陳俊於劉秀。復等見秀於柏人，秀以復爲破虜將軍，俊爲安集掾。秀舍中兒犯法，軍市令潁川祭遵格殺之。秀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貫之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或說大司馬秀以守柏人，不如定鉅鹿。秀乃引兵東北，拔廣阿。秀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

耿况從寇恂
閔業之言遣
恂東約彭寵
發兵詣大司
馬秀

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殺亂人，
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
大小也。薊中之亂，耿弇與劉秀相失，北走昌平，就
其父况。因說况擊邯鄲。時王郎遣將徇漁陽、上谷，急
發其兵，北州疑惑，多欲從之。上谷功曹寇恂門下掾
閔業說况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大司馬劉伯升母
弟尊賢下士，可以歸之。况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
如何？對曰：今上谷完實，控弦萬騎，可以詳擇去就。恂
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况然之，遣恂

吳漢設計令

誰發兵於是

上谷漁陽軍

合遂斬王郎

將士三萬定

二十二縣

東約彭寵欲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詣大司馬
秀安樂令吳漢護軍蓋延孤奴令王梁亦勸寵從秀
寵以爲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出止外
亭遇一儒生召而食之問以所聞生言大司馬劉公
所過爲郡縣所稱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
卽詐爲秀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
說之會寇恂至寵乃發步騎三千人以吳漢行長史
與蓋延王梁將之南攻薊殺王郎大將趙闕寇恂還
遂與上谷長史景丹及耿弇將兵俱南與漁陽軍合

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以下凡斬首二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前及廣阿。聞城中車騎甚衆。丹等勒兵問曰。此何兵。曰。大司馬劉公也。諸將喜。卽進至城下。城中初傳言二郡兵爲邯鄲來。衆皆恐。劉秀自登西城樓。勒兵問之。耿弇拜於城下。卽召入。具言發兵狀。秀乃悉召景丹等入。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我亦發之。何意二郡良爲吾來。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乃以景丹寇恂耿弇蓋延吳漢王梁皆爲偏將軍。使

還領其兵。加耿況彭寵大將軍。封況寵丹延皆爲列侯。吳漢爲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然沈勇有智畧。鄧禹數薦之於秀。秀漸親重之。更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討王郎。不能下。秀至與之合軍。東圍鉅鹿。月餘未下。王郎遣將攻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內之。更始遣兵攻破信都。秀使李忠還行太守事。王郎遣將倪宏劉奉率數萬人救鉅鹿。秀逆戰於南蠻。不利。景丹等縱突騎擊之。宏等大敗。秀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見其戰。樂可言邪。耿純言於秀曰。父

耿純請攻邯鄲大司馬從
北遂拔其城
斬王郎

大司馬燒
郎文書

守鉅鹿士衆疲弊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若王郎已誅鉅鹿不戰自服矣秀從之夏四月留將軍鄧滿守鉅鹿進軍邯鄲連戰破之郎乃使其諫大夫杜威請降威雅稱郎實成帝遺體秀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得可况詐子與者乎威請求萬戶侯秀曰顧得全身可矣威怒而去秀急攻之二十餘日五月甲辰郎少傅李立開門內漢兵遂拔邯鄲郎夜亡走王霸追斬之秀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秀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秀部

士願隸馮

司馬不欲
泄言異

分吏卒各隸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大樹將軍者偏將軍馮異也爲人謙退不伐敕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護軍宛人朱祐從容言於秀曰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秀曰召刺姦收護軍祐乃不敢復言更始遣使立秀爲蕭王悉令罷兵與諸軍有功者詣行在所遣苗曾爲幽州牧韋順爲上谷太守蔡充爲漁陽太守並北之部蕭王居邯鄲宮晝臥溫明殿耿弇入造牀下請間因

弁說蕭王

以天下於

王不就更

之徵

說曰。吏士死傷者多。請歸上谷益兵。蕭王曰。王郎已破河北畧平。復用兵何爲。弁曰。王郎雖破。天下兵革乃始耳。今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聽也。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人。所向無前。聖公不能辦也。敗必不久。蕭王起坐曰。卿失言。我斬卿。弁曰。大王哀厚。弁如父子。故敢披赤心。蕭王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弁曰。百姓患苦王莽。復思劉氏。聞漢兵起。莫不歡喜。如去虎口。得歸慈母。今更始爲天子。而諸將擅命於山東。貴戚縱橫於都內。虜掠自恣。元元叩心。

更思莽朝是以知其必敗也。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毋令他姓得之。蕭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貳於更始，是時諸賊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脛、大槍、尤來、上江、青犢、五校、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各領部曲，聚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蕭王欲擊之，乃拜吳漢、耿弇俱為大將軍，持節北發幽州十郡突騎。苗曾聞之，陰敕諸郡不得應調。吳漢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曾出迎於路。漢即收曾斬之。耿弇到上谷，亦收韋順、蔡充斬之。北

吳漢斬苗曾

耿弇斬韋順

蔡充悉發其

其

蕭王破降銅
馬高湖重連

諸盜

蕭王以赤心
待降賊

州震駭於是悉發其兵秋蕭王擊銅馬於鄆吳漢將
突騎來會清陽士馬甚盛漢悉上兵簿於莫府請所
付與不敢自私王益重之王以偏將軍沛國朱浮爲
大將軍幽州牧使治薊城銅馬食盡夜遁蕭王追擊
於館陶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
銅馬餘衆合蕭王復與大戰於蒲陽悉破降之封其
渠帥爲列侯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
意敕令降者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
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

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赤眉別帥與青犢上江大彤鐵脰五幡十餘萬衆在射犬。蕭王引兵進擊大破之。南徇河內。河內太守韓歆降。以冬蕭王將北徇燕趙。度赤眉必破長安。又欲乘釁并關中。而未知所寄。乃拜鄧禹爲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時朱鮪李軼田立陳僑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俱守洛陽。鮑永田邑在并州。蕭王以河內險要富實。欲擇諸將守河內者。而難其人。問於鄧禹。禹曰。寇恂

文武備足有牧民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
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蕭王謂恂曰昔高祖留蕭
何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
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拜馮異爲孟津將軍統魏郡
河內兵於河上以拒洛陽蕭王親送鄧禹至野王禹
旣西蕭王乃復引兵而北寇恂調糒糧治器械以供
軍軍雖遠征未嘗乏絕中丞扶風趙充國前將軍
漢光武建武元年春正月鄧禹至箕關擊破河東都
尉進圍安邑夏四月蕭王北擊尤來大槍五幡於

王以輕進
敗

後請絕賊

元氏追至北平，連破之。又戰於順水北，乘勝輕進，反爲所敗。王自投高岸，遇突騎王豐，下馬授王。王僅而得免，散兵歸保范陽。軍中不見王，或云已歿。諸將不知所爲。吳漢曰：「卿曹努力，王兒子在南陽，何憂無王？」衆恐懼數日乃定。賊雖戰勝，而憚王威名，夜遂引去。大軍復追至安次，連戰破之。賊退入漁陽，所過虜掠。彊弩將軍陳俊言於王曰：「賊無輜重，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自堅壁，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王然之。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保壁堅完者，敕令固。

季軼得馬異
書後不復爭
鋒故異得成
功

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王謂
俊曰：「困此虜者，將軍策也。」馮異遺李軼書，爲陳禍

福，勸令歸附。蕭王軼知長安已危，而以伯升之死，心
不自安，乃報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今軼守洛
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千載一會，思成斷金。惟深
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民。軼自通津之後，不復
與異爭鋒，故異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
河南成臯，已東十三縣，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
攻諸畔者，異與戰於士鄉下，大破斬勃。軼閉門不救，

蕭玉宣露李
軼書朱鮪邊

刺殺軼

異見其信效，具以白王。王報異曰：季文多詐，人不能得其要領，令移其書告守尉，當警備者。衆皆怪王宣露軼書。朱鮪聞之，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朱鮪聞王北征，而河內孤，乃遣其將蘇茂、佼彊將兵三萬餘人度鞏河，攻溫。鮪自將數萬人攻平陰，以綴異。檄書至河內，寇恂卽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度河，前後不絕，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自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馮異遣救及諸縣。」

馮異追

至洛陽

兵適至，恂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
茂軍聞之，陳動。恂因犇擊，大破之。馮異亦度河擊朱
鮪，鮪走。異與恂追至洛陽，環城一匝而歸。自是洛陽
震恐，城門晝開。異與恂移檄上狀，諸將入賀，因上尊號。
將軍南陽馬武先進曰：「大王雖執謙退，奈宗廟社稷
何！宜先即尊位，乃議征伐。今此誰賊，而馳騫擊之乎？」
王驚曰：「何將軍出此言，可斬也！」乃引軍還薊，復遣吳
漢率耿弇、景丹等十三將軍追尤來等，斬首萬三千
餘級，遂窮追至浚靡而還。賊散入遼西、遼東，爲烏桓

貊人所鈔擊畧盡都護將軍賈復與五校戰於真定復傷創甚王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王於薊相見甚驩還至中山諸將復上尊號王又不聽行到南平棘諸將復固請之王不許諸將且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指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

溫華奉赤伏符詔王王遇從群臣言卽帝位

則有去歸之恩無爲久自苦也。大衆一散難可復合。純言甚誠切。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鄩。召馮異詣鄩。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會儒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詣王。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羣臣因復奏請。六月己未。王卽皇帝位於鄩南。改元大赦。秋七月己亥。帝使吳漢率建議。大將軍朱祐等十一將圍朱鮪於洛陽。諸將圍洛陽數月。朱鮪堅守不下。帝以廷尉岑彭嘗爲鮪校尉。令往說。

帝令岑彭說
降朱鮪

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爲陳成敗鮪曰大司徒被害
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
不敢降彭還具言於帝帝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
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
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
欲上鮪見其誠卽許降辛卯朱鮪面縛與岑彭俱詣
河陽帝解其縛召見之復令彭夜送鮪歸城明且與
蘇茂等悉其衆出降拜鮪爲平狄將軍封扶溝侯
冬十月癸丑車駕入洛陽幸南宮遂定都焉

二年春正月庚辰悉封諸功臣爲列侯梁侯鄧禹廣
平侯吳漢皆食四縣博士丁恭議曰古者封諸侯不
過百里疆幹弱枝所以爲治也今封四縣不合法制
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
者也起高廟于洛陽四時合祀高祖太宗世宗建
社稷于宗廟之右立郊兆于城南

張溥論曰光武起跡春陵子弟僅七千人爾一
年誅王莽二年平王郎及鄱南卽位赤眉剪除
十二年間群盜盡滅成功若神國無留禍中興

令主稱絕軌矣。及考其行事，自用用人，兩有得焉。昆陽之役，邑尋兵號百萬，諸將震怖，帝決策城守，收兵外擊，殲敵百里，此自用之得也。王郎兵起，帝欲還長安，邳彤止之，遂以信都和戎之師，盪平河北，更始趣帝罷兵，耿弇請毋應命，於是苗曾、韋順、蔡克以次就斬，而關中可圖，此則用人之得也。兩者得而王業成，是以鄧禹、滎池之敗，旋見奮翼，彭寵、漁陽之叛，遽卽刑誅，惟其處勢全也。然赤眉一亂，天人參會，予尤得而縱

論之。帝初起義南陽。下江附伯升。新市平林附更始。隙端見矣。清水稱帝。劉稷不服更始。殺之。遂及伯升。帝新立大功。李軼朱鮪曰。耽耽焉。虜之命。以敵委帝。寔欲從中制之。使更始不死。帝雖奮發掃除。必難得志於天下也。夫更始與帝有必不可並之勢。而殺更始之名。又帝所必不忍居。項心出於牧羊之中。立爲楚王。皆梁籍力也。後信宋義而疎項籍。籍心怨之。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江中。高祖伐楚。執以爲名。是故殺

更始之名。非獨帝不忍居也。卽其勢亦必不可居。王郎本邯鄲卜者。詐稱成帝子子輿。州郡響動。廣陽王亦以薊應。設帝乘昆陽銅馬之捷。輕師入關。聲績寃而誅更始。大盜紛然。假大義相責。其何以對。惟帝師次河北。赤眉兵亂。長安更始遇害。盆子再立。天下神器。曠無所歸。帝乃起而受之。戮鯨鯢而來元德。然後名號大正。而人心畢服。凡赤眉之亂。縱兵三輔。適爲王者驅馳。爾西都旣平。齊梁底定。隴蜀二子。可置度外。又

除逆

何難次第緩歿哉。此雒陽根本之論。宋陳亮深
致意焉。謂遠過於唐肅宗之急關中也。若高光
升降。儒者交訟。馬援蓋先言之矣。援稱帝才明
勇略於隗躡。躡問何如高祖。援曰。高祖無可無
不可。今上好吏事。動遵節度。又不喜飲酒。躡曰。
如卿言。反復勝之。當日已論定。後人何辯焉。

定其其... 不... 山... 存...

... 又... 多... 當... 且... 備... 大... 八...

... 今... 王... 事... 自... 後... 大... 正...

... 然... 國... 關... 國... 高... 城... 其... 國...

... 州... 歸... 寺... 交... 公... 誰... 於... 武... 事... 大...

... 將... 其... 請... 盡... 欲... 與... 觀... 者... 之... 事... 國... 中... 事...

... 所... 購... 大... 策... 疑... 然... 始... 其... 將... 劫... 其... 大... 之... 命... 未... 已...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十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光武平赤眉

王莽始建國二年春二月下詔曰周禮有賒貸樂語有五均傳記各有筦焉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筦者

所以齊衆庶抑并兼也遂於長安及洛陽邯鄲臨菑宛成都立五均司市錢府官

天鳳四年秋八月莽置羲和命士以督五均六筦郡

王莽立五均
司市錢府官

馮常以六筦
諫莽免其官

有數人皆用富賈爲之，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府藏不實，百姓愈病，是歲莽復下詔申明六筦，每一筦爲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姦吏猾民，並侵衆庶，各不安生，又一切調上，公以下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錢三千六百，天下愈愁，納言馮常以六筦諫，莽大怒，免常官，法令煩苛，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劇，而枯旱蝗蟲相因，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旁緣莽禁，侵刻小民，富者不自保，貧者無以自存，於是並起爲盜賊，依阻山澤，吏不能禽，而

莽時盜賊始

於六筦

覆蔽之浸淫日廣

五年春琅邪樊崇起兵於莒衆百餘人轉入太山群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崇同郡人逢平東海人徐宣謝祿楊音各起兵合數萬人復引從崇共還攻莒不能下轉掠青徐間

地皇三年夏四月遣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東討衆賊初樊崇等衆旣寢盛乃相與爲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其中最尊號三老次從事次卒史及聞太師更始將討之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

民苦王匡廉丹甚於赤眉

識別由是號曰赤眉。匡丹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爲之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

淮陽王更始元年冬十月，更始遣使降赤眉。樊崇等聞漢室復興，卽留其兵，自將渠師二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更始皆封爲列侯，崇等旣未有國邑，而留衆稍，有離叛者，乃復亡歸其營。

二年冬，赤眉樊崇等將兵入潁川，分其衆爲二部。崇與逢安爲一部，徐宣、謝祿、楊音爲一部。赤眉雖數戰

八崇等降更
而復亡歸

勝而疲敝，馱兵皆日夜愁泣，思欲東歸。崇等計議，慮衆東向必散，不如西攻長安。於是崇安自武關，宣等從陸渾關，兩道俱入。更始使王匡成丹與抗威將軍劉均等分據河東，弘農以拒之。蕭王度赤眉必破長安，乃拜鄧禹爲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

漢光武建武元年春正月，赤眉二部俱會弘農。更始遣討難將軍蘇茂拒之，茂軍大敗。赤眉衆遂大集，乃分萬人爲一營，凡三十營。三月，更始遣丞相松與赤

附及李松
於赤眉

眉戰於務鄉松等大敗死者三萬餘人赤眉遂轉北

至湖

六月張卬王匡叛更始入長安

赤眉進至華陰軍

中有齊巫常鼓舞祠城陽景王巫狂言景王大怒曰

當爲縣官何故爲賊有笑巫者輒病軍中驚動方望

弟陽說樊崇等曰今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

無稱號名爲群賊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挾議誅伐

以此號令誰敢不從崇等以爲然而巫言益甚前至

鄭乃相與議曰今迫近長安而鬼神若此當求劉氏

望陽說
宗立漢宗

不等降符立
到盆子爲帝

其尊立之先是赤眉過式掠故式侯萌之子蔡茂盆子三人自隨恭少習尚書隨樊崇等降更始於洛陽復封式侯爲侍中在長安茂與盆子雷軍中屬右校卒史劉挾卿主牧牛及崇等欲立帝求軍中景王後得七十餘人唯茂盆子及前西安侯孝最爲近屬崇等曰聞古者天子將兵稱上將軍乃書札爲符曰上將軍又以兩空札置笥中於鄭北設壇場祠城陽景王諸三老從事皆大會列盆子等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探得符諸將皆稱臣拜盆子時

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衆拜，恐畏欲啼。茂謂曰：「善藏符。」盆子卽齧折棄之。以徐宣爲丞相，樊崇爲御史大夫，逢安爲左大司馬，謝祿爲右大司馬，其餘皆列卿將軍。盆子雖立，猶朝夕拜劉俠卿。時欲出從牧兒戲，俠卿怒止之。崇等亦不復候視也。秋八月，赤眉至高陵，張卬等降之。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單騎走從厨城門出。式侯恭以赤眉立其弟，自繫詔獄。聞更始敗走，乃出見定陶王祉，祉爲之除械，相與從。更始於渭濱，右輔都尉嚴本恐失更始，爲赤眉所誅。

曹竟獨不降

赤眉

赤眉欲殺更始劉恭以死救之赦封侯

卽將更始至高陵本將兵宿衛其實圍之更始將相皆降赤眉獨丞相曹竟不降手劒格死冬十月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爲長沙王過二十日勿受更始遣劉恭請降赤眉使其將謝祿往受之更始隨祿肉袒上璽綬於盆子赤眉坐更始置庭中將殺之劉恭謝祿爲請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劉恭追呼曰臣誠力極請得先死拔劍欲自刎樊崇等遽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爲畏威侯劉恭復爲固請竟得封長沙王更始常依謝祿居劉恭亦擁護之劉盆子居長樂

宮三輔郡縣營長遣使貢獻兵士輒剽奪之又數暴掠吏民由是皆復固守百姓不知所歸聞鄧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携負以迎諸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拄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穉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諸將豪桀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饟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克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群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

張邛使謝
祿殺更始

安定二郡土廣人稀。饒穀多蓄。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敝。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柳邑。所到諸營保郡邑。皆開門歸附。三輔苦赤眉暴虐。皆憐更始。欲盜出之。張邛等深以爲慮。使謝祿縊殺之。劉棻夜往收藏其尸。帝詔鄧禹葬之於霸陵。帝以關中未定。而鄧禹久不進兵。賜書責之。曰。司徒堯也。亡賊桀也。長安吏民。遑遑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禹猶執前意。別攻上郡諸縣。更徵兵引穀。歸至大要。積弩將軍馮愔。車騎將軍宗歆。守

馮愔殺宗欽
反擊鄧禹

料黃防必
殺馮愔

卷三十一
馮愔殺宗欽因反擊禹禹遣使以
桐邑二人爭權相攻愔遂殺欽因反擊禹禹遣使以
聞帝問使人愔所親愛爲誰對曰護軍黃防帝度愔
防不能久和執必相忤因報禹曰縛馮愔者必黃防
也乃遣尚書宗廣持節往降之後月餘防果執愔將
其衆歸罪更始諸將王匡胡殷成丹等皆詣廣降
臘月赤眉設樂大會酒未行群臣更相辨鬪而兵衆
遂各踰宮斬關入掠酒肉互相殺傷衛尉諸葛穉聞
之勒兵入格殺百餘人乃定劉盆子惶恐日夜啼泣
從官皆憐之

二年春正月。劉恭知赤眉必敗。密教弟盆子。歸璽綬。習爲辭讓之言。及正旦大會。恭先曰。諸君共立恭弟。爲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殺亂日甚。誠不足以相成。恐死而無益。願得退爲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樊崇等謝曰。此皆崇等罪也。恭復固請。或曰。此寧式侯事邪。恭惶恐起去。盆子乃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縣官。而爲賊如故。四方怨根。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人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路。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無所離死。因涕泣。噓唏。崇等及會者數百人。莫

不哀憐之。乃皆避席頓首曰：臣無狀，負陛下。請自今已後，不敢復放縱。因共抱持盆子，帶以璽綬。盆子號呼不得已，既罷出，各閉營自守。三輔翕然稱天子聰明。百姓爭還長安市里，且滿。後二十餘日，復出大掠如故。長安城中糧盡，赤眉收載珍寶，大縱火燒宮室市里，恣行殺掠。長安城中無復人行，乃引兵而西。衆號百萬，自南山轉掠城邑，遂入安定北地。鄧禹引兵南至長安，軍昆明池，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送詣洛陽。因巡行園陵，爲置吏士奉守焉。九月，赤眉

赤眉賊遂汗
辱呂后尸

高祖敗於
州

卷之六

赤眉賊

漢

引兵欲西上隴隗囂遣將軍楊廣迎擊破之又追敗之於烏氏涇陽間赤眉至陽城番須中逢大雪坑谷皆滿士多凍死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凡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賊遂汗辱呂后尸鄧禹遣兵擊之於郁夷反爲所敗禹乃出之雲陽赤眉復入長安延岑屯杜陵赤眉將逢安擊之鄧禹以安精兵在外引兵襲長安會謝祿救至禹兵敗走延岑擊逢安大破之死者十餘萬人廖湛將赤眉十八萬攻漢中王嘉嘉與戰於谷口大破之嘉手殺湛遂到雲陽就穀嘉

今馮異代

討赤眉

勿苦郡

妻兄新野來歙。帝之姑子也。帝令鄧禹招嘉。嘉因歙請禹降。鄧禹自馮愔叛後。威名稍損。又乏糧食。戰數不利。歸附者日益離散。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禹不能定。帝乃遣偏將軍馮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醜。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營堡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乎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闘。然好虜掠。卿本

能御吏士。念自修教。無爲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羣盜多降。

臣光曰。管周人頌武王之德曰。敷時繹思。我徂惟求定。言王者之兵。志在布陳威德安民而已。觀光武之所以取關中。用是道也。豈不美哉。

徵鄧禹還曰。慎毋與窮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以飽待飢。以逸待勞。折箠答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三輔大飢。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遺民往往聚爲營保。各堅壁清野。赤眉虜掠無

言侯進耿
言方屯邀
有賊還路

所得乃引而東歸。衆尚二十餘萬。隨道復散。帝遣破
姦將軍侯進等屯新安。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屯宜陽。
以要其還路。敕諸將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
安。賊若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馮異與赤眉遇於
華陰。相拒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卒五千餘人。
三年春正月甲子。以馮異爲征西大將軍。鄧禹慙於
受任無功。數以飢卒微赤眉。戰輒不利。乃率車騎將
軍鄧弘等自河北度至湖。要馮異共攻赤眉。異曰：異
與賊相拒數十日。雖虜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

赤眉所
之言不

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弘遂大戰。移日，赤眉陽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飢，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部，異以士卒飢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爲所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禹以二十四騎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谿阪，與麾下數人歸營，收其散卒，復堅壁自守。閏月，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收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

馮異大破赤眉於嶠底

盆子等乞帝待以不死

攻異前部，異少出兵以救之。賊見執弱，遂悉眾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晏，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眾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嶠底。降男女八萬人。帝降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答大勳。赤眉餘眾東向宜陽，甲辰，帝親勒六軍嚴陳以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謂，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眾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丙午，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

得傳國璽。綬積與相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亦與
尚十餘萬人。帝令縣厨皆賜食。明日大陳兵馬臨絳
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恟降
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疆
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
議。婦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告衆耳。
徐宣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
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戍申還自宜陽。
帝令樊崇等各與妻子居雒陽。賜之田宅。其後樊崇

更始
謝祿
不誅

逢安反誅楊音徐宣卒於鄉里帝憐盆子以爲趙王
郎中後病失明賜滎陽均輸官地使食其稅終身劉
恭爲更始報仇殺謝祿自繫獄帝赦不誅

張溥曰更始將軍劉玄殺于赤眉猶楚懷王孫
降罪心殺于項羽然楚心雖在民間爲人牧羊一立
尊爲王卽自尊高右沛公而忌項羽寵任宋義以
未令強見殺更始則憐弱無能清水卽位羞媿流汗
尚其末已見王莽旣死燕君畏樂委政趙萌飲酒
縱放較之陳涉器小量猶不若何敢望楚義帝

乎。赤眉樊崇等初起兵時。特以困窮爲寇。無志于狗地攻城。及伯升舉義。衆兵始合。乃議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傑欲立伯升。新市平林將帥憚之。乃更立始。羣盜屯聚。智慮淺短。貪更始易割。推以爲名。鬪爭劫畧。未嘗有君。伯升之死。自去其輔。立未二年。赤眉反攻長安。諸將內亂。更始出奔。赤眉更奉劉盆子稱帝。光武使馮異破于嶠底。遂平之。論者以項羽殺楚心。幾有天。下赤眉殺更始窮蹙立敗。勢何懸殊。夫項氏世

爲楚將。楚心又項梁所立。羽不相下。必至于殺。且羽才勇過漢高。心之存亡。不足關其輕重。是故羽之失天下。在于不殺漢高。不在于殺楚心。赤眉賊也。衆雖盛。未能當一諸侯。其稱號惟三老從事。卒史。臣人。初降更始。繼立盆子。向背莫必。蓋羽之勢。可以自帝。而赤眉之勢。必爲人役。自帝者貴。獨斷役于人者貴。擇主。新亡漢興。共主在劉。諸劉驅馳。擇而事之。非光武莫託也。赤眉始失之于更始。昔而殺之。欲藉盆子以應符。

命擇主彌下矣。更始在其空名，猶可敵光武。更始死，則并其名而亡之。大盜紛紛，未聞有無主而存者也。鄧禹數戰不利，馮異棄軍敗走，後雖戰勝，不免回谿垂翅之歎。然光武用兵，其大敵莫若王莽、王郎。昆陽成功，邯鄲底定，卽有勅銳可折箠而使。況盆子哉！更始刮席，盆子齧符，一羞爲帝，一畏爲帝。帝之名誠足以殺身也。安定公嬰爲莽所廢，方望度更始必敗，與弓林等謀立嬰。爲更始斬死，嬰何無人君之福哉！設嬰立。

光武又多一敵。非天心也。人皆之。而敢對其。

公。與高。恭。德。靈。古。軍。與。更。故。必。順。與。已。林。樂。故。

蓋。漢。帝。一。見。高。帝。帝。之。各。滿。只。以。效。良。也。安。公。

一。世。計。善。而。對。其。命。子。弟。民。故。情。部。益。子。諸。孫。一。

莫。深。王。養。王。順。風。則。氣。必。消。舉。烈。安。順。首。順。

與。劉。不。及。回。德。乘。賊。之。氣。烈。去。左。以。其。大。其。

而。其。皆。也。證。萬。燧。輝。不。能。謂。異。棄。軍。與。去。其。也。

敢。五。順。并。其。各。而。寸。之。大。盜。得。益。未。聞。亦。其。也。

俞。對。主。師。平。突。更。故。其。空。各。敵。四。順。者。其。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一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光武平漁陽

淮陽王更始元年，宛人彭寵、吳漢亡命在淮陽。鄉人韓鴻爲更始使徇北州，承制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事，以漢爲安樂令。

二年，邯鄲王郎遣將徇漁陽上谷。上谷太守耿况約

寵俱歸大司馬秀。

事見光武中興

帝待彭寵不
及吳漢王梁

漢光武建武二年。帝之討王郎也。彭寵發突騎以助軍。轉糧食。前後不絕。及帝追銅馬。至薊。寵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帝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及卽位。吳漢王梁寵之所遣。並爲三公。而寵獨無所加。愈怏怏不得志。嘆曰。如此我當爲王。但爾者陛下忘我邪。是時北州破散。而漁陽差完。有舊鐵官。寵轉以買穀。積珍寶。益富彊。幽州牧朱浮年少有俊才。欲厲風迹。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多發諸郡倉穀廩贍其妻子。寵以爲天下未定。

宋浮諸構彭
寵

寵妻勸寵無
受帝徵

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不從其令。浮性矜急，自多。寵亦狠彊，嫌怨轉積。浮數譖構之，密奏寵多聚兵穀，意計難量。上輒漏泄，令寵聞，以脅恐之。至是有詔徵寵，寵上訴，願與浮俱徵。帝不許。寵益以自疑，其妻素剛，不堪抑屈，固勸無受徵。曰：「天下未定，四方各自爲雄，漁陽大郡，兵馬最精，何故爲人所奏？其棄此去乎？」寵又與所親信吏計議，皆懷怨於浮，莫有勸行者。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喻之。寵因留子后蘭卿，遂發兵反，拜署將帥，自將二萬餘人，攻朱浮於薊。

耿况斬寵使

彭寵擊破鄒
隆軍朱浮屯
是。不。能。救。

又。以。與。耿。况。俱。有。重。功。而。恩。賞。並。薄。數。遣。使。要。誘。况。
况。不。受。斬。其。使。八。月。帝。遣。游。擊。將。軍。鄧。隆。助。朱。浮。
討。彭。寵。隆。軍。潞。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帝。讀。檄。怒。謂。
使。吏。曰。營。相。去。百。里。其。虍。豈。可。得。相。及。北。若。還。北。軍。
必。敗。矣。彭。寵。果。遣。輕。兵。擊。隆。軍。大。破。之。浮。遠。遂。不。能。
救。

三。年。三。月。涿。郡。太。守。張。豐。反。自。稱。無。上。大。將。軍。與。彭。
寵。連。兵。朱。浮。以。帝。不。自。征。彭。寵。上。疏。求。救。詔。報。曰。往。
年。赤。眉。跋。扈。長。安。吾。策。其。無。穀。必。東。果。來。歸。附。今。度。

朱浮降於彭寵

伏湛諫帝親征彭寵

此反虜執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克。故須後麥耳。浮城中糧盡。人相食。會耿况遣騎來救。浮乃得脫身走薊城。遂降於彭寵。寵自稱燕王。攻拔右北平上谷數縣。賂遺匈奴。借兵爲助。又南結張步。及富平。獲索諸賊。皆與交通。

四年五月上。將親征彭寵。伏湛諫曰。今兗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從橫。未及從化。漁陽邊外。荒耗豈足先圖。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誠臣之所惑也。上乃還。帝遣建義大將軍朱祐。建威大將軍耿弇征虜。

祭遵禽張豐

張豐臨斬方
歎肘石之詐

耿况遣子舒
破匈奴兵

將軍祭遵驍騎將軍劉喜討張豐於涿郡祭遵先至
急攻豐禽之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爲天子以
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璽豐信之遂反旣執
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傍人爲椎破之豐乃知被詐
仰天歎曰當死無恨上詔耿弇進擊彭寵弇以父况
與寵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者不敢獨進求詣雒陽
詔報曰將軍舉宗爲國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
徵况聞之更遣弇弟國入侍時祭遵屯良鄉劉喜屯
陽鄉彭寵引匈奴兵欲擊之耿况使其子舒襲破匈

寵乃退走

奴兵斬兩王。寵乃退走。

五年二月，彭寵妻數爲惡夢，又多見怪變，卜筮望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寵以子后蘭卿質漢歸，不信之，使將兵居外，無親於中。寵齋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臥寐，共縛著牀，告外吏云：「大王齋禁，皆使吏休，僞稱寵命，收縛奴婢各置一處。」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驚曰：「奴反。」奴乃捽其頭，擊其頰。寵急呼曰：「趣爲諸將軍辦裝。」於是兩奴將妻入，取寶物，留一奴守寵。寵謂守奴曰：「若小兒吾素所愛也，今爲子密所迫，劫

寵蒼頭子密
三人殺寵出
降

韓利斬彭于
首詣祭遵降

耳解我縛當以女珠妻汝家中財物皆以與若小奴
意欲解之視戶外見子密聽其語遂不敢解於是收
金玉衣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匹使妻縫兩縑囊昏
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
于后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書成斬寵及妻頭
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闕明旦閣門不開官
屬踰牆而入見寵尸驚怖其尚書韓立等共立寵子
午爲王國師韓利斬午首詣祭遵降夷其家族帝封
子密爲不義侯

權德輿議曰。伯通之叛命于密之戕君。同歸于亂。罪不相蔽。宜各致於法。昭示王度。反乃爵於五等。又以不義爲名。且舉以不義。莫可侯也。此而可侯。漢爵爲不足勸矣。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義無乃異於是乎。

張溥曰。龐萌初事更始。旣歸光武。帝信愛之。稱其可以託孤寄命。後與蓋延共擊董憲。忽背帝而爲亂。彭寵從帝討王郎。轉糧食。前後不絕。自負其功。朱浮疑有變。帝大笑不應。寵遂反。光武

善聽任。於二者獨詘。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哉。然
龐萌與蓋延無郤。止以詔書獨下延。不及萌。遂
疑延譖已。忍於反戈。逆繇已作。延固無罪。吳漢
王梁寵之所遣。並爲三公。寵獨無加。朱浮又數
譖搆之。積怨相攻。寵誠不勝匹夫之忿。抑激成
者浮也。寵初怨浮。反計未決。其妻勸之。竟不難
以一漁陽讐天子。其敗也。蒼頭三人乘臥執縛。
斷頭橫尸。夫王郎死于季立。劉永死于慶吾。劉
紆死于高扈。李憲死于帛意。大盜喪亡。追迫窘

急制其死命者。多出於奔走廝養。若何知義。要
以爲利。醯醢尊親。如刳牛豕。安在其平日臣妾
爲也。彭寵賂匈奴。結張步。獲索攻拔薊城。自號
燕王。所志窮滿。禍生夢寐。子密爲殃。其帶大州。
稱南面。未嘗喪師折將。墮城潰圍。而家人臧獲。
忽取諸。斲睡之中。囊首入漢。漁陽已定。師武如
林。不煩一卒。嗟乎彭寵之妻。夢羸祖。張敬見之。
妻夢體熱。婦人妖夢。害見厥家。寵妻勸亂。而卒
同死。尤足戒也。龐萌之叛。帝親出討。寵方反時。

浮望天子親征。帝不許。反成功於子密。事出不意。爵及叛夫。豈帝獨不聞高祖之斬丁公乎。彭寵忽然而死。子密等忽然而侯。朱浮激寵使叛。復棄城逃免。不加之罪。而反官之亂人。雖隕賞罰。幾緼。君子曰。光武漁陽之役。非天討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一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二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光武平齊

淮陽王更始元年冬十月，故梁王立之子永詣洛陽，更始封爲梁王，都睢陽。

二年冬，梁王永據國起兵，招諸郡豪傑。沛人周建等並署爲將帥，攻下濟陰、山陽、沛、楚、淮陽、汝南，凡得二十八城。又遣使拜西防賊帥山陽佼彊爲橫行將軍。

東海賊帥董憲爲翼漢大將軍琅邪賊帥張步爲輔
漢大將軍督青徐二州與之連兵遂專據東方

漢光武建武元年十一月梁王永稱帝於睢陽 初

更始以王闔爲琅邪太守張步據郡拒之闔論降得
贛榆等六縣收兵與步戰不勝步旣受劉永官號治
兵於劇遣將徇泰山東萊城陽膠東北海濟南齊郡
皆下之闔力不敵乃詣步相見步大陳兵而見之怒
曰步有何罪君前見攻之甚闔按劍曰太守奉朝命
而文公引兵相距闔攻賊耳何謂甚邪步起跪謝與

王闔正言責
張步步起跪

謝

之宴飲待爲上賓令閱關掌郡事

二年夏四月虎牙大將軍蓋延都尉馬都尉馬武等
四將軍擊劉永破之遂圍永於睢陽故更始將蘇茂
反殺淮陽太守潘蹇據廣樂而臣於永永以茂爲大
司馬淮陽王秋八月蓋延圍睢陽數月克之劉永

走至虞虞人反殺其母妻永與麾下數十人奔譙蘇
茂佼彊周建合軍三萬餘人救永延與戰於沛西大
破之永彊建走保湖陵茂奔還廣樂延遂定沛楚臨
淮帝使太中大夫伏隆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

蓋延定沛楚
臨淮

國青徐羣盜聞劉永破敗，皆惶怖請降。張步遣其掾孫昱隨隆詣闕，上書獻鰓魚。隆，湛之子也。帝以伏隆爲光祿大夫，復使於張步，拜步東萊太守，并與新除青州牧守都尉俱東。詔隆輒拜令長以下。

三年二月，劉永立董憲爲海西王，永聞伏隆至劇，亦遣使立張步爲齊王。步貪王爵，猶豫未決。隆曉譬曰：高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王，今可得爲十萬戶侯耳。步欲留隆與其守三州，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間使止書曰：臣隆奉使無狀，受執凶

逆雖在困厄。授命不顧。又吏民知步反。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爲念。臣隆得生到闕廷。受誅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沒身寇手。以父母昆弟長累陛下。陛下與皇后太子永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召其父湛流涕示之曰。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帝方北憂漁陽南事梁楚。故張步得專集齊地。據郡十二焉。夏四月。吳漢率驃騎大將軍杜茂等七將軍圍蘇茂於廣樂。周建招集得十餘萬人。救之。漢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軀。還營。建等遂連兵。

吳漢裏創而
起遂擊破蘇

茂周建

慶吾斬劉永
首降於蓋延
蘇茂周建立
永子紆爲眾

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裏創而起椎牛饗士慰勉之士氣自倍旦日蘇茂周建出兵圍漢漢奮擊大破之茂走還湖陵唯陽人反城迎劉永蓋延率諸將圍之吳漢留杜茂陳俊守廣樂自將兵助延圍睢陽秋七月蓋延圍睢陽百日劉永蘇茂周建突出將走鄴延追擊之急永將慶吾斬永首降蘇茂虜建犇垂惠共立永子紆爲梁王佼彊犇保西防

四年秋七月丁亥上幸譙遣捕虜將軍馬武騎都尉

蓋延雁門造
帝赦而董憲
遂拔蘭陵殺
賁休

王霸圍劉紆。周建於垂惠。董憲將賁休以蘭陵降。憲聞之，自剗圍之。蓋延及平狄將軍山陽麴萌在楚，請往救之。帝勅曰：「可直往擣郟，則蘭陵自解。」延等以賁休城危，遂先赴之。憲逆戰而陽敗退。延等因拔圍入城。明日，憲大出兵合圍。延等懼，遽出突走，因往攻郟。帝讓之曰：「間欲先赴郟者，以其不意故耳。今旣犇走，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郟，果不能克。而董憲遂拔蘭陵，殺賁休。

五年二月，蘇茂將五校兵救周建於垂惠。馬武爲茂

王霸兩壁
而周建道死
蘇茂奔下邳

建所敗犇過王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
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
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恃。兩軍不
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
捕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敵。乃可
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數十
人。斷髮請戰。霸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
受敵。驚亂敗走。霸武各歸營。茂建復聚兵挑戰。霸堅
臥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

龐萌反。襲蓋
延自號東平

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茂建既不
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周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建於
道死。茂犇下邳，與董憲合。劉紆犇侵疆。上詔耿弇進
討張步。三月，將軍龐萌爲人遜順，帝信愛之，常稱
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壘之命者，龐萌是也。」使與
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爲延
譖已，自疑，遂反。襲延軍，破之。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

劉平以死衛
孫萌

王屯桃鄉之北。帝聞之，大怒，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嘗以龐萌爲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厲兵馬會睢陽。龐萌攻破彭城，將殺楚郡太守孫萌，郡吏劉平伏太守身上號泣請代其死，身被七創，龐萌義而捨之。太守已絕，復蘇，渴求飲，平傾創血以飲之。」六月，董憲與劉紆、蘇茂、佼彊去下邳，還蘭陵，使茂、彊助龐萌圍桃城。時帝幸蒙，聞之，乃留輜重，自將輕兵晨夜馳赴至亢父。或言百官疲倦，可且止宿，上不聽。復行十里宿任城，去桃城六十里。旦

帝大破龐萌
等解桃城之
圍

日諸將請進。龐萌等亦勒兵挑戰。帝令諸將不得出。休士養銳以挫其鋒。時吳漢等在東郡。馳使召之。萌等驚曰：數百里晨夜行，以爲至當戰，而堅坐任城，致人城下，真不可往也。乃悉兵攻桃城。城中聞車駕至，衆心益固。萌等攻二十餘日，衆疲困不能下。吳漢王常蓋延王梁馬武王霸等皆至。帝乃率衆軍進救桃城。親自搏戰，大破之。龐萌蘇茂佼彊夜走。從董憲。秋七月丁丑，帝幸沛。進幸湖陵。董憲與劉縯悉其兵數萬人屯昌慮。憲招誘五校餘賊與之拒守建陽。帝至。

倭疆將其衆
降

高麗斬劉紆
以降

蕃去憲所百餘里，諸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乏食，當退，敕各堅壁以待其敝。頃之，五校果引去，帝乃親臨四面攻憲，三日大破之。倭疆將其衆降，蘇茂奔張步，憲及龐萌走保鄒。八月己酉，帝幸鄒，留吳漢攻之，車駕轉徇彭城下邳。吳漢拔鄒，董憲、龐萌走保朐，劉紆不知所歸，其軍士高扈斬之以降。吳漢進圍朐。冬十月，張步聞耿弇將至，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又令兵屯祝阿，別於泰山鐘城列營數十以待之。弇度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日未中而拔之。故開闢一角。

耿弇斬費邑
平四十餘營
遂定濟南

令其衆得犇歸鐘城。鐘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弇進兵先脅巨里，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宣敕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之耳。野兵不擊，何以城爲？」卽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旣而收首級以示城中。城中兒懼，費敢悉衆亡歸。張步、弇復收兵積聚。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

不攻西
先攻臨菑
其城張
歸劇

管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
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菑相去四十里弇進
軍畫中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
精臨菑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敕諸校後五日會攻西
安藍聞之晨夜警守至期夜半弇敕諸將皆蓐食會
明至臨菑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爲攻臨菑西安必
救之攻西安臨菑不能救不如攻西安弇曰不然西
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爲備方自憂何暇救人臨菑出
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菑卽西安

孤與劇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
攻西安不能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
引軍還奔臨菑并兵合執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
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矣遂攻臨菑半日拔之
入據其城張藍聞之懼遂將其衆亡歸劇身乃令軍
中無得虜掠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笑
曰以无來大彫十餘萬衆吾皆卽其營而破之今大
耿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懼乎乃與三弟藍弘壽
及故大彫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菑大城東

耿弇上書言旬日之間可

獲殊步

將攻弇。弇上書曰：臣據臨菑，深塹高壘，張步從劇縣來攻，疲勞饑渴，欲進誘而攻之，欲去隨而擊之。臣依營而戰，精銳百倍，以逸待勞，以實擊虛。旬日之間，步首可獲。於是弇先出菑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使都尉劉歆、泰山太守陳俊分陳於城下。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瓌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

耿弇截矢尤壯於吳漢寨

暮罷，弁明日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弁爲步所攻，
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弁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
士，以須上來。」弁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醢酒以待
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
復大破之，殺傷無數，溝塹皆滿。弁知步困，將退。豫置
左右翼爲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
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十
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菑，
自勞軍。群臣大會，帝謂弁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

帝以耿弇祝
阿之勝比韓
信歷下之功

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勅敵。其功又難於信也。又田橫烹酈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爲仇。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帝進幸劇。耿弇復追張步。步犇平壽。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茂讓步曰。以南陽兵精。延岑善戰。而耿弇走之。大王奈何就攻其營。旣呼茂。不能待邪。步曰。負負無可言者。帝遣使告步。茂能

蘇茂
奔降帝
封爲安丘侯

相斬降者，封爲列侯。步遂斬茂，詣耿弇軍門，肉袒降。弇傳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張步三弟各自繫所在獄，詔皆赦之。封步爲安丘侯，與妻子居雒陽。於是琅邪未平，上徙陳俊爲琅邪太守，始入境，盜賊皆散。耿弇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弇爲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焉。

六年，吳漢等援朔，斬董憲、龐萌。江淮山東悉平。諸將

吳漢等斬
憲龐萌

還京師

張溥曰更始之世。劉永擅睢陽。公孫述帝巴蜀。
李憲據淮南。秦豐王黎丘。盧芳王安定。張步起
瑯琊。董憲有東海。延岑反漢中。田戎陷夷陵。而
河北羣盜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脰大搶之屬。
所在爲寇掠。天下誠多故矣。光武旣削羣盜。平
西都。劉永宗室重戚。能率先歸命。帝必厚遇之。
豈與劉盆子等哉。乃考之鑑目。建武二年二月。
劉永立董憲爲海西王。張步爲齊王。步執伏隆。

殺之。四月，吳漢破永將蘇茂於廣樂。睢陽人反，城迎永，蓋延圍之。秋七月，慶吾斬劉永以降。諸將立其子紆，復稱梁王。四年秋七月，遣馬武王霸圍劉紆於垂惠。董憲將賁休以蘭陵降。憲攻拔之。五年春，蘇茂救垂惠。馬武王霸擊破之。劉紆奔佼彊。帝遣耿弇討張步。龐萌蓋延擊董憲。萌反，帝自將討之。夏六月，董憲劉紆使蘇茂佼彊救龐萌。帝擊破之。秋七月，彊以衆降。茂奔張步。憲萌奔胸。梁人斬紆以降。冬十月，耿弇拔祝

阿濟南臨菑。與張步戰。大破之。帝勞弇軍。步斬
蘇茂以降。齊地悉平。歷觀三年間。永死紆繼。抗
衡比肩。耿弇祝阿之功。不異韓信歷下之戰。蓋
亦數舉而後得志也。夫王昌詐稱子輿。盧芳謬
言文伯。其人能亂而非劉氏。劉玄飲讌後庭。益
子從邀牧。見其人劉氏而不能爲亂。若永者。梁
王立之子。孝王八世孫。周建等爲之將帥。佼彊
董憲張步等爲之服屬。分親於王盧。才過於二
劉。專據東方。爭鋒南岳。未知孰勝。大師一出。父

子斬首。齊梁擾攘。咸怖英靈。真人受命於斯。爲
烈樊崇。擁衆百萬。而立盆子。張步據郡十二。而
奉劉紆。彼亦名爲尊劉氏。而不知事光武。其始
託身非人。其後服而更叛。負盜賊之資者。固未
可責以君臣之義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二終

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三十三

宋高宗皇帝

建炎元年

五月

五月

五月

五月

五月

五月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三

宋 建安表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光武平隴蜀

淮陽王更始元年秋七月，成紀隗崔隗義上邦楊廣、冀人周宗同起兵以應漢，衆數千人攻平襄，殺莽鎮戎大尹李育。崔兄子囂素有名，好經書。崔等共推爲上將軍，崔爲白虎將軍，義爲左將軍。囂遣使聘平陵方望以爲軍師。望說囂立高廟于邑東。己巳，祀高祖。

方望
立高廟于邑

公孫述假稱

輔漢將

宗成等

太宗世宗。囂等皆稱臣執事。殺馬同盟。以與輔。劉宗
移檄郡國。數莽罪惡。勒兵十萬。擊殺雍州牧陳慶。安
定大尹王向。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
酒泉。燉煌。皆下之。初。茂陵公孫述。爲清水長。有能
名。遷導江卒正。治臨邛。漢兵起。南陽宗成。商人王岑。
起兵徇漢中。以應漢。殺王莽庸部牧宋遵。衆合數萬。
人。述遣使迎成等。成等至成都。虜掠暴橫。述召郡中
豪傑。謂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劉氏久矣。故聞漢將軍
到。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而婦子徭獲。此寇賊。非義。

方望止隗囂
就更始之徵

兵也。乃使人詐稱漢使者。假述輔漢將軍、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綬。遣精兵西擊成等。殺之。并其衆。

二年春二月。更始徵隗囂及衆叔父崔義等。囂將行。方望以爲更始成敗未可知。故止之。囂不聽。望以書

辭謝而去。囂等至長安。更始以囂爲右將軍。崔義皆卽舊號。南鄭人延岑起兵據漢中。漢中王嘉擊降

之。有衆數十萬。夏四月。更始遣柱功侯李寶益州

刺史張忠將兵萬餘人徇蜀漢。公孫述遣其弟恢擊

寶。忠於綿竹大破走之。述遂自立爲蜀王。都成都。民

公孫述擊破
李寶張忠自
立爲蜀王
隗囂告其反

始而崔義即

誅

夷皆附之。冬隗崔隗義謀叛，歸天水，隗囂恐并及禍，乃告之。更始誅崔義，以囂爲御史大夫。汝南田戎攻陷夷陵，衆數萬人。

漢光武建武元年春正月，蜀郡功曹李熊說公孫述宜稱天子。夏四月，述卽帝位，號成家，改元龍興。以

李熊爲大司徒，述弟光爲大司馬，恢爲大司空，越爲任貴，據郡降述。六月，隗囂走歸天水。十二月，隗

囂歸天水，復招聚其衆，興修故業，自稱西州上將軍。三輔士大夫避亂者多歸囂，囂傾身引接，爲布衣交。

李熊說公孫述稱天子

以平陵范遵爲師友。前涼州刺史河南鄭典爲祭酒。茂陵申屠剛杜陵爲治書。馬援爲綏德將軍。楊廣王遵。周宗及平襄行巡阿陽王捷。長陵王元爲大將軍。安陵班彪之屬爲賓客。由此名震西州。聞於山東。

初平陵竇融累世仕宦河西。知其土俗。與更始右大司馬趙萌善。因萌求往河西。萌薦融於更始。以爲張掖屬國都尉。是時酒泉太守梁統金城太守庫鈞張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彤並州郡英俊。融皆與厚善。及更始賤。融與梁統等計議曰。今

梁統等推
融行河西事

擊破馮

天下擾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絕。在羌胡中。不同心勦力。則不能自守。權鈞力齊。復無以相率。當推一人爲大將軍。共全五郡。議既定。乃推融行河西事。五郡大將軍事。以梁統爲武威太守。史苞爲張掖太守。竺曾爲酒泉太守。辛彤爲敦煌太守。融居屬國領都尉如故。置從事監察五郡。馮愔之反。引兵向天水。隗囂擊破之。鄧禹承制命囂爲西州大將軍。專制涼州朔方事。

二年二月。延岑復反。圍南鄭。漢王嘉兵敗走。岑遂

公孫述盡有益州之地

據漢中進兵武都爲更始柱功侯李寶以破岑走天水公孫述遣將侯丹取南鄭嘉收散卒得數萬人以李寶爲相從武都南擊侯丹不利還軍河池下辨復與延岑連戰岑引北入散關至陳倉嘉追擊破之公孫述又遣將軍任滿從閬中下江州東據扞關於是盡有益州之地

三年十一月帝謂大中大夫來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陽稱帝道里阻遠諸將方務關東思西州方畧未知所在奈何歙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

帝令來歙使
於隗囂

漢爲名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囂必束手自
歸則述自亡之勢不足圖也帝然之始令歙使於囂
囂既有功於漢又受鄧禹爵署其腹心議者多勸通
使京師囂乃奉奏詣關帝報以殊禮言稱字用敵國
之儀所以慰藉之甚厚

四年二月延岑復寇順陽遣鄧禹將兵擊破之岑奔
漢中公孫述以岑爲大司馬封汝寧王冬十月隗

公孫述封延
岑爲汝寧王

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援素與述同里閭相善以爲
既至嘗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

馬援言公孫
述妄自尊大
請觀魏專意
東方

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爲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
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磬
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
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
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
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
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援奉書雒陽。援初到，
良久，中黃門引入，帝在宣德殿南廡下，但幘坐迎笑。
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辭。

援言帝恢廓大度同符高祖

將異擊破李育程烏

謝因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戟而後進。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十二月。公孫述聚兵數十萬人。積糧漢中。又造十層樓船。多刻天下牧守印章。遣將軍李育。程烏。將數萬眾。出屯陳倉。就呂鮪。將徇三輔。馮異迎擊。大破之。育烏俱奔漢中。異還擊破呂鮪營。堡降者甚眾。

魏書佐馮異
擊公孫述兵

有功帝報以

手書

是時隗囂遣兵佐異有功遣使上狀帝報以手書曰
慕樂德義思相結納昔文王三分猶服事殷但駑馬
鉛刀不可彊扶數蒙伯樂一顧之價將軍南拒公孫
之兵北御羌胡之亂是以馮異西征得以數千百人
躑躅三輔微將軍之助則咸陽已爲它人禽矣如令
子陽到漢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儻肯如
言卽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
我者鮑子自今以後手書相聞勿用傍人間構之言
其後公孫述數遣使問出囂輒與馮異合執其權挫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三

三

之述遣使以大司空扶安王印綬授囂囂斬其使出
兵擊之以故蜀兵不復北出

十年春正月帝使來歙持節送馬援歸隴右隗囂與
援共臥起問以東方事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
接燕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畧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
無所隱伏濶達多大節畧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
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
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
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邪二月岑彭攻拔夷

陵田戎亡入蜀。盡獲其妻子士衆數萬人。公孫述以
戎爲翼。江王岑彭謀伐蜀。以夾州穀少。水險難漕。留
威虜將軍馮駿軍江州。都尉田鴻軍夷陵。領軍李玄
軍夷道。自引兵還屯津鄉。當荊州要會。喻告諸蠻夷。
降者奏封其君長。夏四月。隗囂問於班彪曰。往者
周亡。戰國並爭。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事復起于
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彪曰。周之廢興與漢
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旣微。枝葉彊大。故
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執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

以風切隗囂

主有尊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能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卽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六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必復興。已可知矣。囂曰。生言周漢之虺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復興疎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犄之。時民復知漢乎。彪乃爲之著王命論。以風切之。曰。昔堯之禪舜。

曰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洎于稷契，咸佐唐虞。至湯武而有天下，劉氏承堯之祚，堯據火德而漢紹之，有赤帝子之符，故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由是言之，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夫饑饉流隸，飢寒道路，所願不過一金，然終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况虐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

處哉。故雖遭僇。阨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烹醢。分裂。又况么麼尚不及數子。而欲闡奸天位者乎。昔陳嬰之母。以嬰家世貧賤。卒富貴不祥。止嬰勿王。王陵之母。知漢王必得天下。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加之高祖寬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

彪爲竇融畫策使專意事漢

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背命。英雄陳力。群策異舉。此高祖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其事甚衆。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英雄誠知覺寤。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拒逐麀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冀爲。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鸛不聽。彪遂避地河西。竇融以爲從事。甚禮重之。彪遂爲融畫策。使之專意事漢焉。初竇融等聞帝威德。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

乃從隗囂受建武王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玄說融等曰。更始事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也。今卽有所主。便相係屬。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後有危敗。雖悔無及。方今豪傑競逐。雌雄未決。當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爲六國。下不失尉陀。融等召豪傑議之。其中識者皆曰。今皇帝姓名見於圖書。自前世博物道術之士。谷子雲。夏賀良等。皆言漢有再受命之符。故劉子駿改易名字。冀應其占。及莽末。西門君惠謀立子駿。事覺。

竇融遣使詣
雒陽帝報以
璽書

被殺出謂觀者曰識文不誤劉秀真汝主也此皆近
事暴著衆所共見者也况今稱帝者數人而雒陽土
地最廣甲兵最強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它姓
殆未能當也衆議或同或異融遂決策東向遣長史
劉鈞等奉書詣雒陽先是帝亦發使遣融書以詔之
遇鈞於道卽與俱還帝見鈞歡甚禮饗畢乃遣令還
賜融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左
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
欲相厚豈有量哉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

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教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至河西。河西皆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十二月。隗囂矜已飾智。每自比西伯。與諸將議。欲稱王。鄭興曰。昔文王三分天下。有二尚服。事殷。武王八百諸侯。不謀同會。猶還兵待時。高祖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今令德雖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畧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昭速禍。

患無乃不可乎。囂乃止。後又廣置職位。以自尊高。鄭
興曰。夫中郎將。大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
人臣所當制也。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非尊上之意也。
囂病之而止。時關中將帥數上書言蜀可擊之狀。帝
以書示囂。因使擊蜀。以效其信。囂上書盛言三輔單
弱。劉文伯在邊。未宜謀蜀。帝知囂欲持兩端。不願天
下統一。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儀。帝以囂與馬援
來歙相善。數使歙援奉使往來。勸令入朝。許以重爵。
囂連遣使。深持謙辭。言無功德。須四方平定。退伏閭

隗囂聞彭寵
劉永破滅方

遣子恂入侍

鄭興求歸葬
父母馬援將
家屬歸雒陽

里帝復遣來歙說囂遣子入侍囂聞劉永彭寵皆已
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歙詣闕帝以爲胡騎校尉封鐃
羗侯鄭興因恂求歸葬父母囂不聽而徙興舍益其
秩禮興入見曰今爲父母未葬乞骸骨若以增秩徙
舍中更停留是以親爲餌也無禮甚矣將軍焉用之
願留妻子獨歸葬將軍又何猜焉囂乃令與妻子俱
東馬援亦將家屬隨恂歸雒陽以所將賓客猥多求
屯田上林苑中帝許之囂將王元以爲天下成敗未
可知不願專心內事說囂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

王元說愧豈

據隘自守豈

然其計申屠

剛苦諫而不

納

天下喁喁謂之太平。一旦壞敗，將軍幾無所厝。今南
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游岱，王公十數，而欲牽孺生
之說，棄千乘之基，羈旅危國，以求萬全，此循覆車之
軌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元請以一丸泥爲大
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
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
其敝~~極矣~~。以~~霸~~要之，魚不可脫於淵，神龍失執，與蚯
蚓同。囂心然元計，雖遣子入質，猶負其險阨，欲專制
方面，申屠剛諫曰：「愚聞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

天所去也。本朝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今璽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尚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况於萬乘者哉。今何畏何利。而久疑若是。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夫未至豫言。固常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至諫。希得爲用。誠願反覆。愚老之言。豈不納。於是遊士長者。稍稍去之。

六年春正月。帝積苦兵間。以颺囂遣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垂。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

休諸將於雒陽。分軍士於河內。數騰書隴蜀。告示禍福。公孫述屢移書中國。自陳符命。冀以惑衆。帝與述書曰。圖讖言公孫。卽宣帝也。代漢者姓當塗。其名高。君豈高之身邪。乃復以掌文爲瑞。王莽何足效乎。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爲君事耳。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當早爲定計。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署曰。公孫皇帝。述不答。其騎都尉平陵荊邯說述曰。漢高祖起于行陳之中。兵破身困者數矣。然軍敗復合。瘡愈復戰。何則。前死而成功。愈於却就於滅。

荆邯說述令
田戎據江陵
延岑定三輔
逆然其計以
第言中止

亡也。隗囂遭遇運會，割有雍州，兵強士附，威加山東。遇更始政亂，復失天下，衆庶引領，四方瓦解，囂不及此時推危乘勝，以爭天下，而還欲爲西伯之事，尊師章句，賓友處士，偃武息戈，卑辭事漢，喟然自以文王復出也。今漢帝釋關隴之憂，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發間使，召攜貳，使西州豪桀咸居心於山東，則五分而有其四。若舉兵天水，必至沮潰。天水既定，則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內奉萬乘，外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有王氏自潰之變矣。臣

之愚計，以爲宜及天下之望未絕，豪桀尚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今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冀有大利，述以問群臣，博士吳桂曰：武王伐殷，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以待天命，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千里之外者也。耶曰：今東帝無尺土之柄，驅烏合之衆，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而坐談武王之說，是復效隗囂欲爲

西伯也。述然郎言欲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并執蜀人及其弟光以爲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於一舉固爭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數請兵立功述終疑不聽。唯公孫氏得任事。述廢銅錢置鐵錢貨幣不行百姓苦之爲政苛細察於小事如爲清水令時而已好改易郡縣官名少嘗爲郎習漢家故事出入法駕鸞旗旄騎又立其兩子爲王食犍爲廣漢各數縣或諫曰成敗未可知戎士暴露而先王愛子示無大志也述

不從。由此大臣皆怨。三月，公孫述使田戎出江關。

招其故衆，欲以取荊州，不克。帝乃詔囑囂欲從天水伐蜀。囂上言白水險阻，棧閣敗絕，述性嚴酷，上下相患，須其罪惡執著而攻之，此大呼響應之執也。帝知其終不爲用，乃謀討之。夏四月丙子，上行幸長安，謁園陵，遣耿弇、蓋延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使中郎將來歙奉璽書賜囂，諭旨。囂復多設疑故，事久，尤豫不決。歙遂發憤質責囂曰：「國家以君知臧否，曉廢興，故以手書暢意，足下推忠誠，旣遣伯春委質，而反欲

用佞惑之言爲族滅之計邪。因前刺囂，囂起入部。勒兵將殺歙。歙徐杖節就車而去。囂使牛邯將兵圍守之。囂將王遵諫曰：君叔雖單車遠使，而陛下之外兄也。殺之無損於漢，而隨以族滅。昔宋執楚使，遂有析骸易子之禍。小國猶不可辱，況於萬乘之主。重以伯春之命哉。歙爲人有信義，言行不違。及往來遊說，皆可案覆。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多爲其言，故得免而東歸。五月隗囂遂發兵反，使王元據隴坻，伐木塞道。諸將因與囂戰，大敗，各引兵下隴。囂追之急，馬

馮異破行巡
祭遵破王元

武選精騎爲後拒殺數千人。諸軍乃得還。諸將之
下隴也。帝詔耿弇軍漆。馮異軍柁邑。祭遵軍汧。吳漢
等還屯長安。馮異引軍未至柁邑。隗囂乘勝使王元
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分遣巡取柁邑。異卽馳兵欲
先據之。諸將曰：虜兵盛而乘勝不可與爭鋒。宜止軍
便地。徐思方畧。異曰：虜兵臨境。怛怵小利。遂欲深入。
若得柁邑。三輔動搖。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
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
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

奔走追擊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畔隗囂降。詔異進軍義渠。擊破盧芳。將賈覽、匈奴與鞬、日逐王北地上郡安定皆降。寶融復遣其弟友上書曰：臣幸得託先后末屬。累世二千石。臣復假歷將帥。守持一隅。故遣劉鈞、口陳肝膽。自以底裏上露。長無纖介。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陀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真舊之主。事姦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

賣融戒羈
改節羈不納

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弟友詣關口，稱至誠。友至高平，會隗囂反，道不通。乃遣司馬席封間道通書。帝復遣封賜融。友書所以尉藉之甚厚。融乃與隗囂書曰：將軍親遇厄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守節不回，承事本朝。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爲此也。而忿悁之間，改節易圖，委成功，造難就，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當今西州地勢局迫，民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

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夫負虛交而易。疆禦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自起兵以來。城郭皆爲丘墟。生民轉於溝壑。幸賴天運少還。而將軍復重其難。是使積病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言之可爲酸鼻。庸人且猶不忍。况仁者乎。融聞爲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太過。以德取怨。知且以言獲罪也。豈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融卽與諸郡守將兵入金城。擊囂黨先零。羌封何等。大破之。因並河揚威武。伺候車駕。時大兵

未進融乃引還。帝以融信效著明，益嘉之。修理融父墳墓，祠以太牢。數馳輕使，致遺四方珍羞。梁統猶恐衆心疑惑，乃使人刺殺張玄，遂與隗囂絕。皆解所假將軍印綬。先是，馬援聞隗囂欲貳於漢，數以書責譬之。囂得書，增怒。及囂發兵反，援乃上書曰：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爲漢，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卽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於善，非敢譎以非義。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

馬援陳滅囂
之術

援遺楊廣書

勸囂勿反
廣不荅

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帝乃召之。援具言謀畫。帝因使
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
羌豪。爲陳禍福。以離囂支黨。援又爲書與囂將楊廣。
使曉勸於囂曰。援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
閉拒背畔。爲天下表的。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
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
王游翁譖邪之說。因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
而觀。竟何如邪。援聞至河內。過存伯春。見其奴吉從
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

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宛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讐可刺。不可毀。援問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閱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慘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其陸。陸欲往附之。將難爲顏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

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腰咋舌。又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且來君叔天下信士。

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爲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廣竟不荅。諸將每有疑議。更請呼援。咸敬重焉。隗囂上疏謝曰。吏民間大兵卒至。驚恐自救。臣囂不能禁止。兵有大利。不敢廢臣子之節。親自追還。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小杖則受。臣雖不敏。敢忘斯義。今臣之事。在於本朝。賜死則死。加刑則刑。如更得洗心。死骨不朽。有司以囂言慢。請誅其子。帝不忍。復使來欵。至泝。賜囂書曰。昔柴將軍云。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亡叛。而後歸。

竊稱臣於公

孫述

述立竊爲朔

寧王

王遵來降

輒復位號不誅也。今若束手復遣恂弟歸闕庭者。則
爵祿獲全。有浩大之福矣。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
厭浮語虛辭。卽不欲。勿報。竊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
臣於公孫述。

七年春三月。公孫述立隗囂爲朔寧王。遣兵往來。爲
之援執。秋。隗囂將步騎三萬侵安定。至陰槃。馮異
率諸將拒之。囂又令別將下隴攻祭遵於汧。並無利。
而還。帝將自征隗囂。先戒竇融師期。會遇雨道斷。且
囂兵已退。乃止。帝令來歙以書招王遵。遵來降。拜太

中大夫封向義侯。

八年春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襲畧陽斬隗囂守將金梁囂大驚曰何其神也帝聞得畧陽甚喜曰畧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矣吳漢等諸將聞歙據畧陽爭馳赴之上以爲囂失所恃亡其要城執必悉以精銳來攻曠日久圍而城不拔士卒頓敝乃可乘危而進皆追漢等還隗囂果使王元拒隴坻行巡守番須口王孟塞雞頭道牛邯軍瓦亭囂自悉其大衆數萬人圍畧陽公孫述

帝欲親征意問之馬援乃

遣將李育田弇助之。斬山築堤，激水灌城。來歙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發屋斷木以爲兵，囂盡銳攻之，累月不能下。夏間四月，帝自將征隗囂，光祿勳汝南郭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鞅。」帝不從。西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光祿未決。帝召馬援問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士崩之執，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至高平第一。

帝東圍囂能
故連兵於是
畧陽圍解而
囂奔西城

竇融率五郡大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輜重
五千餘兩與大軍會。是時軍旅草創，諸將朝會禮容
多不肅。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適帝聞而善之，以宣
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待融等以殊禮。遂共進軍數道。
上隴使王遵以書招牛邯，下之。拜邯太中大夫。於是
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囂將妻子
奔西城，從楊廣。而田弇、李育保上邽。畧陽圍解，帝勞
賜來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賜歙妻縑千疋，進幸
上邽，詔告隗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佗也。」

封竇融等爲侯

帝以潁川盜起悔不用郭

惡言

若遂欲爲黥布者亦自任也。器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岑彭圍西城。耿弇蓋延圍上邽。以四縣封竇融爲安豐侯。弟友爲顯親侯。及五郡太守皆封列侯。遣西還所鎮。融以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報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潁川盜賊群起。寇沒屬縣。河東守兵亦叛。京師騷動。帝聞之曰。吾悔不用郭子橫之言。秋八月。帝自上邽。晨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

漢違帝敕
不罷諸部兵
反爲置將王
元等所敗

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須爲白。十一月，楊廣死，隗
囂窮困，其大將王捷別在戎丘，登城呼漢軍曰：爲隗
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亟罷，請自殺以明
之。遂自刎死。初，帝敕吳漢曰：諸部甲卒，但坐費糧食，
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宜悉罷之。漢等貪并力攻囂，
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多。岑彭壅谷
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會王元行巡，周宗將蜀救兵
五千餘人，乘高卒至，鼓譟大呼曰：百萬之衆方至，漢
軍大驚，未及成陳，元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囂。

原溫序死節
吳王捷爲旛
死殊

歸冀吳漢軍食盡乃燒輜重引兵下隴蓋延耿弇亦
相隨而退囂出兵尾擊諸營岑彭爲後拒諸將乃得
全軍東歸唯祭遵屯汧不還吳漢等復屯長安岑彭
還津鄉於是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爲囂校尉太
原溫序爲囂將苟宇所獲宇曉譬數四欲降之序大
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撾殺數人宇
衆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
劍銜須臾顧左右曰旣爲賊所殺無令須汧土遂
伏劍而死從事王忠持其喪歸葬詔賜以冢地拜

三子爲郎

九年春正月潁陽成侯祭遵薨於軍詔馮異并將其

營。隗囂病且飢餐糗糒恚憤而卒。王元周宗立其

元周宗立其

少子純爲王

少子純爲王。總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田弇助純。

帝使馮異擊之。公孫述遣其翼江王田戎大司徒

任滿南郡太守程况將數萬人下江關擊破馮駿等

軍。遂拔巫及夷道夷陵。因據荆門虎牙。橫江水起浮

橋關樓。立橫柱以絕水道。結營跨山以塞陸路。拒漢

兵。夏六月帝使來歙。悉監護諸將屯長安。太中大

帝從來歛言
積穀於汧

祭遵馮異皆
憂於軍

夫馬援爲之副。歛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爲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饑，若招以財穀，則其衆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於是詔於汧積穀六萬斛。秋八月，來歙率馮異等五將軍討隗純於天水。

十年夏，陽節侯馮異等與趙匡田弇戰，且一年，皆斬之。隗純未下，諸將欲且還休兵，異固持不動。其攻落門未拔，夏，異薨於軍。初，隗囂將安定高陵擁兵也。

高平第一。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圍之。一歲不拔。帝自將征之。寇恂諫曰：長安道里居中，應接近便。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也。前年潁川可爲至戒。帝不從。戊戌，進幸汧。峻猶不下。帝遣寇恂往降之。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彊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

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
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
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乃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
之則文得其計殺之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
所及也冬十月來歙與諸將攻破落門周宗行巡
苟宇趙恢等將隗純降王元奔蜀徙諸隗於京師以
東後隗純與賓客亡入胡至武威捕得誅之

十一年春三月岑彭屯津鄉數攻田戎等不克帝遣
吳漢率誅虜將軍劉隆等三將發荊州兵凡六萬餘

魯奇攻浮橋
岑彭繼進而
川戎乃走所
過皆下

人騎五千匹，與彭會荆門。彭裝戰船數十艘，吳漢以諸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爲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爲重而已。閏月，岑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東風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橫柱有反杷鉤，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執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岑彭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汎，而田戎走。

保江州。彭上劉隆爲南郡太守，自率輔威將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復讓不受。百姓大喜，爭開門降。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彭若出界，卽以太守號付後將軍。選官屬守州中長吏。彭到江州，以其城固糧多，難卒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收其米數十萬石。吳漢留夷陵，裴露橈繼進。夏，公孫述以王元爲將軍，使與領軍環安拒河池。六月，來歙與蓋延等進攻元安，大破之。遂

克下辨。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歆。未殊。馳召
蓋延。延見歆。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歆叱延曰。虎牙何
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
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
公邪。延收淚彊起。受所誠。歆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
爲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
稱。以爲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爲本。太中大夫段襄
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
下哀憐。數賜教督。投筆抽刃。而絕帝聞。大驚。省書攬

涕以揚武將軍馬成守中郎將代之。帝自將征公

孫述。秋七月，次長安。公孫述使其將延岑、呂鮪、王

元公、孫恢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二萬

餘人拒黃石。岑、彭使臧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

曲拒延岑。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襲擊

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

使精騎馳擊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

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

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

臧宮大破延岑

何神也。延岑盛兵於沅水，臧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宮欲引還，恐爲所及。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右步左騎，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軍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縱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爲之濁。延岑奔成都，其衆悉降，盡獲其兵馬珍寶。自是乘勝追北，降者以十萬數。軍至陽鄉，王元舉衆降，帝與公孫述書，陳言禍福，示以丹青之信。述省書。

公孫述又使
刺客刺殺岑

歎息以示所親太常常少光祿勳張隆皆勸述降述
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復言少隆皆
以憂死帝還自長安冬十月公孫述使刺客詐
爲亡奴降岑彭夜刺殺彭太中大夫監軍鄭興領其
營以候吳漢至而授之彭持軍整齊秋毫無犯叩轂
王任貴聞彭威信數千里遣使迎降會彭已被害帝
盡以任貴所獻賜彭妻子蜀人爲立廟祠之十二
月吳漢自夷陵將三萬人泝江而上伐公孫述

十二年春正月吳漢破公孫述將魏黨公孫永於魚

涪津遂圍武陽。述遣子壻史興救之。漢迎擊破之。因入犍爲界。諸縣皆城守。詔漢直取廣都。據其心腹。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公孫述將帥恐懼。日夜離叛。述雖誅滅其家。猶不能禁。帝必欲降之。又下詔諭述曰。勿以來歛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宗族完全。詔書手記。不可數得。述終無降意。秋七月。馮駿拔江州。獲田戎。帝戒吳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

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爲營相去二十餘里帝聞之大驚讓漢曰比敕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旣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卽敗矣幸無它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九月述果使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將衆十許萬分爲二十餘營出攻漢使別將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

吳漢與劉尚
合軍始得新
謝豐袁吉

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與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執旣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幡旗。使烟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豐吉。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

吳漢入戰八

克

臧宮斬公孫

恢

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畧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者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于其郭中。臧宮拔緜竹破涪城。斬公孫恢。復攻拔繁郫。與吳漢會於成都。公孫述困急。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岑。岑於市橋僞建旗幟。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襲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漢

延岑為延岑
所敗以張堪
言乃不還師
遂大敗述

四年刺殺公
述

延岑以城降
矣漢族之

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蜀郡太守南陽張堪聞
之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還師之策漢從之乃示
弱以挑敵冬十一月臧宮軍咸陽門戊寅述自將數
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
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銳卒
數萬擊之述兵大亂高午奔陳刺述洞胸墮馬左右
輿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旦延岑以城降辛
巳矣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
掠焚述宮室帝憫之怒以譴漢又讓劉尚曰城降三

帝責吳漢劉
尚焚掠

日吏民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
之可爲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
天俯視地觀放麁啜羹二者孰仁良失斬將弔民之
義也初述徵廣漢李業爲博士業固稱疾不起述羞
不能致使大鴻臚尹融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受公
侯之位不起賜以毒酒融譬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
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於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
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時珍御不以忘君宜上
奉知己下爲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業乃歎曰古

李業謹立上
皓王嘉贊臨

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爲此故也。君子見危投命。何
乃誘以高位重餌哉。融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
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爲。遂飲毒而死。述耻有殺
賢之名。遣使弔祠。賻贈百匹。業子輦逃。辭不受。述又
聘巴郡譙玄。玄不詣。亦遣使者以毒藥劫之。太守自
詣玄廬。勸之行。玄曰。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
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
太守爲請。述許之。述又徵蜀郡王皓。王嘉恐其不至。
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

猶識主况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犍爲費貽不肯仕。漆身爲癩。陽狂以避之。同郡任永馮信背託青盲以辭徵命。帝旣平蜀，詔贈常少爲太常。張隆爲光祿勳。譙玄巳卒，祠以中牢。敕所在還其家錢而表李業之閭，徵費貽任永馮信。會永信病卒，獨貽仕至合浦太守。上以述將程烏李育有才幹，皆擢用之。於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焉。上詔竇融與五郡太守入朝。旣至，引見賞賜，恩寵傾動京師。

拜融冀州牧

十三年春三月、吳漢自蜀振旅而還、至宛、詔過家上
冢、賜穀二萬斛、夏四月、至京師、

張溥曰、隗囂與公孫述之起兵、俱在更始之元
年。然囂立廟宇、祀漢祖宗、血餽盟衆、數王莽罪
惡、名爲應漢、述故莽時能吏、擊殺宗成、破更始
將李寶、張忠、威震益部、志在自立、不爲漢使、囂
降更始、方望止之、不聽、後長安亂、囂逃歸天水。
延接名士、始稱西州上將軍、鄧禹承制、委以涼

一州朔方。述初稱蜀王。旣稱成帝。邀取漢中。盡有
益州地。延岑田戎皆歸之。原兩人志趣。述竊帝
自大。囂奔走劉氏。其塗殊矣。光武平齊。以還。獨
蜀不肯下。乃遣耿弇等七將軍從隴道伐之。爲
囂策者。毋變前謀。率兵效命。組述歸漢。功且十
倍。竇融。顧惑於王元。反覆抗拒。身死地喪。甚非
計也。且劉玄懦弱。僅賢盆子。光武大度。同符高
祖。其人孰勝。更始政亂。赤眉縱橫。建武統一。天
下有八。其時其地孰勝。囂帖懾聖公。忍殺叔父。

以免禍。反二心。光武欲封函谷。亦人情之不可解者也。述迷惑圖瑞。力爭神器。結囂拒漢。又不。敢用荆邯之策。空國決勝。徒延引歲月。隴破蜀隨。雖來歙岑彭死於刺客。漢失兩大將。要述之志能畢於此矣。囂立於叛服之間。其亡也以愚。而無斷。是故始雖佐漢。不得爲黥布。述恃其險阻之勢。其亡也以詐而不義。是故雖不臣漢。不得爲田橫。竇融觀變河西。投誠真主。斯可謂操陳嬰之上智。膺張耳之多福者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三終

藏書
卷之三十三
三十四





